

NAXI DONGBAWEN FENYU YU DUANDAI YANJIU

纳西东巴文 分域与断代研究

邓章应◎著



人民教育出版社

比较文字学丛书之四

NAXI DONGBAWEN FENYU YU DUANDAI YANJIU

纳西东巴文 分域与断代研究

邓章应◎著

人 民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马长虹
装帧设计:周方亚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纳西东巴文分域与断代研究/邓章应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5
ISBN 978-7-01-012087-4

I. ①纳… II. ①邓… III. ①东巴文-研究 IV. ①H25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93144 号

纳西东巴文分域与断代研究

NAXI DONGBAWEN FENYU YU DUANDAI YANJIU

邓章应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环球印刷(北京)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3 年 5 月第 1 版 2013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18.5

字数:360 千字 印数:0,001-3,000 册

ISBN 978-7-01-012087-4 定价:56.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目 录

加强东巴经的分域断代研究（代前言）	1
一、东巴经分域断代的必要性	1
二、东巴经及文字的差异	2
三、东巴经的分域与断代	4
四、按东巴系联东巴经	5
东巴经的分域及经书地域判断	6
一、东巴经的分域	6
二、地域的判断标准	13
三、余论	22
东巴经文献的断代	23
一、现存东巴经文献抄写时代都比较晚近	23
二、东巴经文献断代研究的历史	24
三、断代的尝试	25
四、相对先后	27
文字比较研究中同质材料的选择	29
一、材料的相同点与不同点	29
二、同质材料的使用	30
三、同质材料选择示例	31
四、结论及余论	33

东巴文用字相对先后的判定一法	35
一、东巴经跋语	35
二、跋语文字与正文文字的关系	36
三、东巴经正文与跋语用字差异举例	38
四、结论及问题	41
从东巴经所述地名判断经书地域	43
一、各种仪式经书所涉地名举例	44
二、利用经书正文地名考证经书所属地域	47
三、结语	51
东巴文字符形态个性化风格探析	53
一、东巴文字符书写形态个性化的表现形式	53
二、东巴文个性化书写的特点	56
三、东巴文书写个性特征形成原因	57
四、东巴文符号体态个性化风格的研究对东巴经分类整理的意义	59
通过印章系联东巴经的尝试	63
一、引言	63
二、经书系联举例	63
三、结语	76
和世俊、和文质所写东巴经再探讨	78
一、和世俊所写经书	78
二、和文质所写经书	83
三、共有经书的署名问题	87
四、前人失误纠正	89
五、和世俊、和文质借抄的经书	90
通过印章判定和凤书东巴的经书	92
一、关于和凤书东巴的生平介绍	92

二、有和风书印章并带跋语的经书	93
三、通过印章判断无跋语或跋语中无明确人名信息的经书归属	98
四、结论	100
东发东巴所写纳西东巴经研究	102
引言	102
一、跋语有“东发”人名的经书	103
二、通过印章判断东发东巴的经书	112
三、通过封面及字迹推断东发的经书	114
四、结论	117
盖有东发印的东巴经考证	124
一、带印章和标记的经书概况	124
二、一些考证	130
和云章东巴所写经书研究	133
一、跋语说明为和云章的经书	134
二、有跋语且带有特定印章的经书	135
三、带有印章无跋语的经书	139
四、几本经书的辩证	140
五、结论	141
哈佛藏带双红圈标记东巴经初考	144
一、特殊标记双红圈简况	144
二、双红圈经书的抄写人	146
三、带双红圈经书的特点	150
四、相关经书判定	155
五、结论	156
李霖灿收藏刘家驹所获东巴经略考	158
一、经书概况	158

二、西康刘家驹其人	159
三、刘家驹在叶枝	161
四、东巴经跋语字释	162
五、结语	165
附录：东巴经分地域分东巴系联	167
一、宝山乡的东巴经	167
二、鸣音乡的东巴经	172
三、大东乡的东巴经	177
四、大具乡的东巴经	188
五、宝山、鸣音、大东一带不明地望的东巴经	188
六、丽江坝及周边地区的东巴经	193
七、鲁甸地区的东巴经	235
八、维西县的东巴经	284
参考文献	285
跋语	288

加强东巴经的分域断代研究（代前言）

一、东巴经分域断代的必要性

东巴文研究是民族文字及纳西学研究中的热点，但目前处于瓶颈期。部分研究未充分注意东巴文的历史层次，导致如东巴文发展脉络的细致描述、文字符号与语言单位对应关系的变化等研究未能有效推进。还有部分研究不注意材料的时代性和地域性，对文字发展的前后关系多凭主观臆断，甚至出现颠倒错讹。

过去东巴文研究材料多以字典为主，而字典中材料是静止、离散的，不能反映东巴文的历史层次。随着大量原始文献的释读刊布，研究取材逐渐转向以经书原典为主。

这两个现象势必促使东巴文研究改变过去不分历史层次，把东巴文当作一个共时整体研究的做法，区分不同地域、不同时代东巴文的典型特征，建立东巴文发展演变的不同历史层次，将东巴文产生发展研究引向深入。

李霖灿较早注意到东巴文的地域特征及抄写年代，提出“当以么些族的迁徙路线为纲，依其迁徙的顺序，可将么些经典版本的地理分布划作四区”。^①他曾整理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东巴经，发现年号纪年经典 61 册，最早的为康熙七年。^②杨正文《最后的原始崇拜》、^③王元鹿师《由若喀字与鲁甸字看纳西东巴文字流播中的发展》^④认为东巴文经历了以不同地域为代表的发展时期。喻遂生师《纳汉文化交流和纳西东巴字的历史层次》考定了部分东巴字产生的大致时间，^⑤他还根据跋

① 李霖灿：《论么些经典之版本》，载《么些研究论文集》，台湾故宫博物院 1984 年版，第 101—112 页。

② 李霖灿：《美国国会图书馆所藏的么些经典》，载《么些研究论文集》，台湾故宫博物院 1984 年版，第 127 页。

③ 杨正文：《最后的原始崇拜——白地东巴文化》，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

④ 王元鹿：《由若喀字与鲁甸字看纳西东巴文字流播中的发展》，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 年第 5 期。

⑤ 喻遂生：《纳汉文化交流和纳西东巴字的历史层次》，载《纳西东巴文研究丛稿》，巴蜀书社 2003 年版。

语研究了《纳西东巴古籍译注全集》^①（以下简称《全集》）中的多种类型纪年经典。^②还有学者在研究东巴文时发现时代和地域的差别，如甘露分析了不同时代和地域假借字的特点。^③以上尝试为进一步全面的经书分域断代奠定了基础。基于此思路，我们研究团队整理了和世俊、和文质、和乌尤（东阳）、东知等东巴所写的经书。

目前东巴经已有大量刊布，文献覆盖面在地域、民族支系、教派、时代、类别、风格等方面有较大突破，可以作分人、分地域、分时代的分类。随着东巴经跋语研究的兴起，跋语中关于写经年代及写经人信息得到重视，可据此进行分域断代的系联。这为目前开展东巴文分域断代研究提供了条件。

二、东巴经及文字的差异

东巴经是东巴教祭司东巴用早期文字东巴文记录的宗教祭词及相关资料，经过长期累积与不断抄写传承，最终形成内容丰富、卷帙浩繁的古籍文献。

纳西族在历史上就有禾、叶、树、梅的四大氏族。《丽江府志略》：“其先有哥来秋者生四子，分束、叶、买、禾四支，束、叶二氏世居府治，即木氏之前为土司，名叶古年者是也；买禾二氏多居江边。”纳西族按不同祭天群分为“普笃”、“古哉”、“古徐”、“阿余”等。不同族群仪式和经书存在差异。

东巴教并无独立的宗教经济和领导整体东巴教徒的宗教组织，各地东巴祭司以传统的支系文化和地域为界，传承开展东巴教活动，久而久之便形成了各自不同的文化传统和地域特色。杰克逊：“因为纳西宗教中没有一种集合体的机构（诸如教堂）来定下仪式的标准意义。即使东巴传承的各种祭仪，它们在时间空间上都有不同点，即使有一些经书被视为比其他经高明，但没有权威性的经书。”^④

纳西族地区山脉、河谷纵横，地理条件复杂，交通阻隔，往来不便，山区与坝区、乡村与城镇经济文化发展极不平衡，且丽江地区作为一个多民族杂居地区，

① 丽江东巴文化研究所：《纳西东巴古籍译注全集》，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9—2000 年版。

② 喻遂生：《〈纳西东巴古籍译注全集〉纪年经典述要》，载《中国古文献与传统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华文出版社 2005 年版；喻遂生：《〈纳西东巴古籍译注全集〉中的年号纪年经典》，载《内江师范学院学报》2006 年第 5 期；喻遂生：《〈纳西东巴古籍译注全集〉中的花甲纪年经典》，载《语苑撷英（二）——庆祝唐作藩教授八十华诞学术论文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07 年版；喻遂生：《〈纳西东巴古籍译注全集〉中的年龄纪年经典》，载《丽江师专学报》2008 年第 1 期。

③ 甘露：《纳西东巴文假借字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04 年；甘露：《纳西东巴经跋语中的假借字研究》，载《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2 年第 4 期。

④ （英）安东尼·杰克逊：《纳西族神话和仪式的结构》，载《国际东巴文化研究集粹》，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63 页。

不同地域受到相邻民族如汉族、藏族、白族、傈僳族的影响各不相同，各地语音、词汇和文字皆存在不小的差异。和钟华在《纳西文化三类型》中说：“白地文化在整个纳西族文化中处于这样一种状况：就受汉文化而言，它弱于丽江坝区；就受藏文化影响来看，它又弱于永宁地区。故相对来说，白地地区较完整地保留了纳西民族固有的特征，较少受外来文化的冲击，表现出较强的保守性。”^①

东巴经的传承方式是师徒传授，这导致所传授的经书内容和抄写方式皆不尽相同。另外东巴为了彰显个性，或相互之间争强斗狠也会造成差异。《大祭风·超度凶死者·为死者招魂·迎请朗究神》跋语反映出这个倾向：“写于鼠年，是拉汝瓦庚山脚下欧姆敬初坞的乌宙恒写的，写于这年六月二十日。由超度凶死者和招魂两卷合成，没有漏掉一丝一毫，只能比别人所写的多。是我四十三岁那年写的，此后，我的名声将永存。愿东巴长寿，卜师永传。”

东巴经中语言与文字的对应程度，即前人所说文字的疏落程度不同也是很好的反映。“这种疏落的程度自是因人而异，有的多巴耐烦一点就多写上几个字，不耐烦的就少写上几个字。”^②还可能存在一种因素，“这很可能是一种‘藏奸’（当然也有点偷懒在作怪），因为我们见到多巴们彼此通信就是一音一字连续写成的，我曾问过好几个大多巴经典为什么不连续的写下来，他们的回答就是‘那样一来，我们从此就没有饭吃了’——回答得够坦白，可见并不是他们没有意识到字句组织严密的重要，也不是字不够用（当初创文字时还可以这样说），只是怕天机泄露，形字人人可识，从此就不得专利。”^③又如字符的写法各异。李霖灿：“我曾对么些经典广事收集，也曾在这些经典中仔细欣赏，到最后发现到江山代有才人出，么些巫师中真不乏天才横溢的大艺术家。而且正如汉人的书法大家一样，颜柳欧赵，各有千秋，燕瘦环肥，各具姿态，纵览比较，美不胜收。”^④

东巴仪式具有时代性，不同时代的东巴仪式不同，自然经书的书写也就不同，这表现在同一东巴在不同年龄段所书写的经书存在差异。

同一时代同一地域的不同仪式所用相同内容经书也有小异，潘安石：“《本吕库》（《开坛经》）是许多纳西宗教典礼中起始的仪式。洛克和雅纳特所列出的大约

① 转引自杨正文：《最后的原始崇拜——白地东巴文化》，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52—53 页。

② 李霖灿：《么些族文字的发生和演变》，载《么些研究论文集》，台湾故宫博物院 1984 年版，第 75 页。

③ 李霖灿：《么些族文字的发生和演变》，载《么些研究论文集》，台湾故宫博物院 1984 年版，第 76 页。民间歌谣亦可做为旁证。李霖灿收集到民谚：‘没有鬼作乱，多巴吃不到肉’，李先生注：么些族的巫师叫多巴，以跳神攘鬼为业，得经功钱及祭肉福米，是其报酬。（见《玉龙大雪山下的歌谣》，载《么些研究论文集》，台湾故宫博物院 1984 年版，第 400 页）

④ 李霖灿：《么些经典的艺术论》，载《么些研究论文集》，台湾故宫博物院 1984 年版，第 426 页。

100种纳西宗教仪式中，有14种仪式都使用一部名为《本吕库》的经书。”“根据洛克的说法，所有的主要典礼都有一部称之为《本吕库》的经书，每部《本吕库》都不一样，里面通常讲述了‘纳伽’的起源以及妖魔和神灵的起源。”“通过对比用于不同仪式的七本《本吕库》经书发现，它们之间有一些有趣的相同点和不同点。相同点主要发现于相同仪式的经书当中，几乎是逐字逐句地照抄。本本经书当中内容相同的地方主要有三点：第一是开头部分，着重介绍不同各类的占卜和预言；第二部分是教诲人们不该做哪些事情来避免冒犯鬼神和神灵；第三部分主要是名字，包括神的母亲的名字，妖魔、神灵、动物、植物的名称以及人类祖先的名字。经书的不同点主要是不同仪式中所涉及的妖魔和神灵。”^①

三、东巴经的分域与断代

根据东巴文及经书的特征，可从以下几方面进行分域：东巴经的仪式内容；东巴经地名序列（如送魂路线）中的起止地名；东巴经跋语的地名及东巴信息；东巴经的封面、分栏、界格、段首段尾标志、印章等信息；字词关系、用字及书写风格。

如果能按时代的先后顺序对东巴经加以考察，那就“可以正确地推究出古今法仪演变的异同，可以探讨古今字体的蜕变痕迹，可以寻找出汉文涌入的详细过程和它对标音字的诱导影响。”^②

可以仿效郭沫若先生确定铜器断代标准器的办法，分地域选择若干有明确时间标记的东巴文献作为断代的标本。在此基础上，根据文字、书体、内容、印章、抄写人等因素系联同类型的经书，逐步建立按时代和地域划分的文献组群，并进一步勾勒出经书、文字、语词的纵的发展演变系列和横的地域差异及联系，为下一步东巴文的断代和分域研究创造条件。

东巴文的断代结合绝对年代与相对年代进行：东巴经跋语有的有纪年，其方式有年号纪年、花甲纪年、年龄纪年、事件纪年。年号纪年有绝对时间，其他纪年方式可参照东巴生平、历史事件考证绝对年代，绝对年代是确定东巴文书写时间的直接依据；而东巴不同年龄段书写的经书、师徒书写的经书、不同地域书写的经书则体现出相对的时间先后。部分经书的正文和跋语亦能够体现东巴文的相对先后。

①（英）潘安石：《纳西经的翻译》，载《纳西、摩梭民族志——亲属制、仪式、象形文字》，云南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08—309页。

② 李霖灿：《美国国会图书馆所藏的么些经典》，载《么些研究论文集》，台湾故宫博物院1984年版，第138页。

四、按东巴系联东巴经

东巴文分域断代将以东巴为中心展开，全面收集文献，以显性的文献外部特征和隐性的用字及书写风格为标准进行系联归类。通过东巴经及所用文字体现的稳定特征系联不同东巴所写经书，再扩展到东巴师承及所处地域。将看似散乱的东巴经系联成一个有机文献体系。

不少东巴从业数十年，其经历和所写经书就是一段发展简史，若干片断叠加，可在一定程度上重构历史。尽量将同一东巴的经书系联归类，整理为成套经书。我们将尽可能按地域找出各地经文跋语中的东巴，结合前人资料及调查访问对一些东巴的生平事迹进行校订和完善；通过跋语、印章、字迹、封面及首页的饰画风格等特点，对已刊布的经书进行鉴别，确定出同一个东巴所写的经书及同一地域的经书，考察各地经书书写风格特点和东巴个人所写经书特色；选取个别写经年龄跨度较大的东巴的经书进行断代研究，并从书法、内容等方面与其他东巴抄写的经书进行比较，小范围考察东巴经的历史演变；将不同地域的经书进行比较研究，考察东巴经横向的地域差异及联系。

英国学者杰克逊：“笔者与潘安石发明了一种根据东巴的总体书写风格来区分东巴经的新方法，这种方法使辨别谁（或者哪一种流派）写了什么经书成为可能，再加上相关的年代方面的资料，甚至可以判断这些书书写的年代。”^①他采用的是排比不同经书的封面并寻找特征：“尽管纳西东巴已被广泛地研究，但是还没有将他们单独作为仪式手稿的作者进行过系统调研。在本研究中，我们通过这些手稿封面的不同风格区分出五种不同写作类型。我们把西方收藏文献认可的这些写作类型，用于反映当地不同的东巴传统活动。我们的调查还使我们可以进一步确定一些历史上著名东巴作者的作品。毫无疑问，纳西宗教活动历史上的东巴和西方图书馆中的文献一定是有联系的。但是，收集了大多数东巴文献并掌握了东巴宗教一手材料的约瑟夫·洛克，却没有留心考虑过把特定的文稿与某一东巴作者联系起来，也没有接着研究是谁写了哪些内容。尽管我们对东巴个人名字的翻译方法常常并非一致人，理洛克了解的东巴和近来中国研究中提到的东巴一定会有重复。本研究中，为了发掘纳西宗教书籍的作者，我们在手稿的写作风格、不同的东巴流派以及洛克和一些中国著作中提到的东巴个体之间建立了相互联系。”^②

①（英）安东尼·杰克逊：《纳西仪式之两个关键问题：书目及卜书》，载《玉振金声探东巴——国际东巴文化艺术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308页。

②（英）安东尼·杰克逊、潘安石著，吴瑛译：《纳西仪式、索引书籍的作者以及占卜书籍》，载《纳西、摩梭民族志——亲属制、仪式、象形文字》，云南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40页。

东巴经的分域及经书地域判断

一、东巴经的分域

（一）纳西族的迁徙与东巴教的发展

1. 纳西族的迁徙分布

秦汉至唐宋时期，纳西先民分布在今四川省凉山州西南部、攀枝花市盐边县、雅安市和甘孜州南部，以及云南西北部地区。根据《后汉书》《三国志》《华阳国志》等史书记载，汉代时居住于越嶲郡的牦牛种、蜀汉时称为旄牛夷，晋代居住于定笮称为摩沙夷。

李霖灿先生曾经根据“一本鲁甸大多巴和世俊手写的祭祖经典”，制作了两个图表，第一个是原经典起祖部分的摘录，目的是“窥见这一项原始资料列在么些经典中的本来面目”，第二个图表是实地追溯的记录。李霖灿从鲁甸坝的白罗岔出发，路线为：鲁甸→巨甸→石鼓→丽江→白沙→打鼓→渡金沙江→白地→东坝→洛吉→渡无量河→永宁→乌角→木里。由于当时无量河边正在“闹着匪患，木里的大喇嘛项扎巴松典顾虑到自己的责任和我们的安全，劝我们不要深入冒险”。最后只有“由无量河游绕俄丫而回永宁”，前后历时八个月。通过这次寻访，李霖灿绘制了“么些族迁徙路线图”，并得出两个结论，一是：

经典上所列的路程单虽有一小部分有次序误置的现象，但这当然是由于日久遗忘传摹移写的结果，而那些主要的路线是的确真实不虚的。

二是：

么些人在康滇一带是由北向南迁徙的在这一族人未到无量河谷之前，由于资料太少我们不敢臆测更遥远的来路，但当这一族人来到无量河上游一带之后，他们这族人迁徙的主要方向是自北而南的。

在无量河的中游有一个地方叫做索洛，那就是《徐霞客游记》上所谓的“鼠罗”。在这里原有一座铁索桥，现在已坏沉江底，么些人就是由这个所在（那时很可能还没有铁索桥）分为两支的。一支由这里走向东南，经木里、永宁来到盐源、盐边一带，一直到西昌的附近，这是没有文字的一支。

另外一支仍向南行，沿着无量河的流向，一直到金沙江“N”字大湾的北

端。无量河流入金沙江，他们又逆溯金沙江来到了中甸县属的北地。在这里么些这种巫教，即所谓的“多巴教”发扬光大，用象形文字写成的经典有了三百多本之多，使北地成为“多巴教”的圣地，至今仍有“不到北地，不成多巴”的俗谚。到北地之后，仍继续向南行，在打鼓地方渡过金沙江，迁徙到丽江地面。丽江是现今么些族的大本营，由这里向南到达与鹤庆县交界的地方遇到了民家（白族）族人就不再向南迁徙，改取西北的方向经石鼓、巨甸、鲁甸，到达维西县境，这很可能是明代末叶后么些族人新开的殖民地。余波所及，叶枝、德钦，甚至澜沧江外及西康的盐井都有成小集团的某些人迁入在栗栗、古宗、怒子等民族中间居住着，这是发生有文字的一支么些人。

有文字的么些人和没有文字的么些人在他们迁徙的下游没有再会合在一起，所以形成现今一支么些人有文字，另外一支没有文字的地理分布现象。复勘有文字这一支人经典记载的迁徙路线同没文字那一支人口诵记录的迁徙中缝，都证明这个推论不错。^①

2. 东巴教的发展

东巴教在纳西族迁徙过程中，发展出了不同的支派，各地祭祀仪式也存在不同。

李霖灿：“另一支么些人由木里永宁之西向北地过金沙江而至丽江，此一支在无量河下游一带发生文字，至北地一带更发扬光大，遂成为么些文字之正宗，至丽江一带时，其经典已达千数之多，是为北地派。”^②

孟彻理曾谈到“祭天仪式的区域性差异”。^③

上面所叙述的这些角色大都是出现在丽江市北部地区和中甸县白地地区纳西人的祭天仪式中。如上所述，在这些区域，祭天团体都比较大，有时一个团体就包括全村的人口。李霖灿在《中甸县白地村的么些族祭天大典》中指出，白地各祭天团体的规模或是七家八家，或是数十家（约100—150个参与者）。在鸣音，有个祭天团体有41户参加（约100个参与者）。而在宝山乡拉汝和奉科乡“小放牛”的“扑笃”祭天团体则分别有170个和约100个参与者。在所有这些地方，每个祭天团体都有位于村外的祭天场，只有男子才参与正式举行的祭天仪式。

如果我们看一下在丽江市南部地区举行的祭天仪式，我们可以看到一些不同的情景。祭天团体一般都比较小（约为8—10户），每个村子普遍地有4

① 李霖灿：《么些族迁徙路线之寻访》，载《么些研究论文集》，台湾故宫博物院1984年版。

② 李霖灿：《么些象形文字字典》，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1944年版。

③（美）孟彻理：《论祭天仪式的时间安排和参与人员》，载《国际东巴文化研究集粹》，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5—136页。

—5 个祭天团体；在一些地方，妇女可以和男人一样参加祭天仪式。大多数祭天团体（特别是组织得好的）都有自己的祭天场，有个别团体则在作为成员的某一户家中庭院内举行祭天仪式。此外，在这个区域的一些祭天团体内没有主祭和主管，而是由一些有这方面知识的长者主持进行，但他不是如主祭那样地正式具有祭天仪式领袖的地位。

在丽江县西部的鲁甸地区，有一些在纳西族地区可以说是比较窥见的情况，即每家每户独自举行祭天仪式，各家有一个小祭天场，刚好位于住宅院子的外面，男子、妇女、小孩都参加，不存在主祭和主管这样的角色，由男性家长主持仪式，不用东巴经，顶多只在每一个小祭仪举行的过程中口诵几句从他父亲那儿听来的关祈词。

纳西祭天仪式的这些不同点是与纳西人三个居住区域的历史差异相关的。纳西人居住在丽江县北部地区和中甸白地周围的历史更长，而在鲁甸地区居住的历史是最短的。此外，纳西祭天仪式的内在含义在各地也有差异，在南部地区和鲁甸地区，由于受汉文化的影响较大，其祭天仪式也就反映出这种受他族文化影响的特点。

（二）东巴经的地域分布与地域特征

1. 经书的地域分布

关于不同文字种类书写的经书的地域分布，李霖灿：“这大致可以拿丽江县来作一个区划：丽江以上，取东北的方向，如东山、刺宝、中甸县的北地方、无量河的下游一带，都是只有形字经典的。丽江以下，向南折而西北，如南山、巨甸、鲁甸，以及维西县境一带是形音两种文字的经典全有的。”

关于经书的最远地域，“最后则是澜沧江一带，也该走上一趟，我曾从刘家驹先生处得到一本叶枝地方的么些经典，那文字在迁徙下游部份显然是有了点变化，听说在德钦设局左近，还有一部份么些人居住，也该去调查一下。”^①

李霖灿在《么些经典的地理分布》文中详细分析了东巴经的分区：

么些族人分布的地区约当北纬二十六度半至二十八半与东经九十九度至一百零二度之间，地域不算太广，而且有一部份地区还没有文字。依理版本的差异不会太大，但边疆地形特殊，一重山，一重水，往来异常不便，隔离日久，版本的地区色彩便非常显著，如今我们拿到一册么些经典，略加审视，十之八九都可以断定它的出生地点，这对么些经典的研究是很有用的，试作么些经典的地理分布：

① 李霖灿：《么些经典译注九种总序》，载《么些经典译注九种》，中华丛书编审委员会 1978 年版。

这当以么些族的迁徙路线为纲，依其迁徙的顺序，可将么些经典版本的地理分布划作四区，方向是自北向南，最后转西。

第一区在西康省无量河流注于金沙江附近，这是么些族象形文字的发源地方带，字数既小，经典亦不过百本左右，这就是所谓的“若喀”地域，意思是江边湿热之地方，主要的村落名字为洛吉、苏支、叶睫、上下海罗等。

这一区的经典散布到外面的很少，骆克博士曾收集到几本，我曾为中央博物院采集到几本很名贵的占卜经典，并曾下过一番工夫把这一区特有的象形字由当地方经典中摘出了五十个，它们在么些象形文字字典的号码是一六二九——一六七八。这些特殊的字形有中国版本学上“避讳字”的同样效用，假如你见到这册经典中有几个这样的若喀文字，那就可以断定这是第一区的经典版本。

第二区在第一区之南，当金沙江N字大湾北端河套的左近，主要的村落有中甸县的北地六村和丽江县的刺宝东山二区。

么些人由北向南迁徙到这一区时，文风丕振，经典数目急骤增加，由于一种新的书写工具的使用（据说是一种铜的笔尖，许多老多巴都说曾亲眼见过，我却没有采集到实物的标本），遂使这一带的经典有“图形细致、笔划均匀”的特色，这是本区经版本特色之一。

另一种特色是这一区内还是只有象形字，象形字的动物多画全身的轮廓，而不像下一区那么喜欢只画动物的头部。不过，这只能作为鉴定版本的辅助证据，因为么些经典都是手抄本，本区有这么倾向，但不保险一定如此。

可靠的是一个字，这是“黑”，意思是画一点黑，又恐怕人家误为漏上一滴墨渣，所以特加圈起，若见到一册经典，笔划写得匀细，又有这个特殊字形，那当是第二区版本无疑。

第三区更向南，以丽江城附近为大本营。这一区的重酬以简练的三行式为基本式，动物多只画其部部及特征部份，展开一册经典，见其笔划简洁，文字稀疏，给人一种老辣成熟的感觉，那十之八九是这一区的版本。

音字在这区内开始出现，若见形字经典中甲有成句或多数的音字在内，那这就是本区的版本。采色的版本亦出在这一区，所以我们遇到有颜色的么些经典，大致都可以断定它是出在第三区。

散布到外面经典，以本区者为多，这是由于交通上的关系，因为丽江比较上比较其他三区容易到达。

第四区在丽江之西，因为么些人迁到了丽江之后就改向西方的维西一带发展。这一区是现今么些族这种巫教的最后根据地方，巫师多，经典也多。

这一区经典的特征是行列较密及字与字间空隙的减少。也有一些特殊的

字表，如变体合成的拼音字（见象形文字字典一六七九——一七一〇号字）。许多新的形声字也是在这一区中形成。只是若不通悉么些经文，不容易看出。

在这一区中形音两种文字的经典全有，但混合的比较少，音字经典加多，大多出在巨甸村，这里可以说是音字经典的大本营。^①和志武、郭大烈：^②

纳喜东巴据我们初步了解，又可以分成四派：

（1）白地派：中甸县三坝公社白地古有“东巴圣地”之称，传说著名的白水台是东巴教祖师丁巴什罗的坐处，阿明灵洞是另一祖师阿明的修行处，阿明属于古代族“叶”支。白地因交通闭塞，受外来文化的影响较少，因此这里保存的东巴经书和学问高深的大东巴也比较多。因此丽江东巴有“不到白地，不算大东巴”的说法。白地东巴经只有用象形文写的，而没有用标音文写的，经书中也没有大祭风经，只有小祭风经，东巴舞中也没有刀舞。由于土语差别，读经也有自己的特色。

（2）宝山派：丽江宝山、奉科、鸣音、大具（属古宝山州）是纳日、纳喜、阮可、鲁鲁等支系杂居之地，那里的傈僳族也学东巴，各民族相互有影响；同时该地属于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山区，佛教、道教势力达不到，近代外国传教士在大具虽建过教堂，由于各种原因信的人很少。因而该地东巴势力比较大，仅宝山公社宝山大队解放前就约有40名东巴，在这一派东巴中占卜盛行。另外，因土语关系，宝山话缺少声母zz、rh、f，所以读经腔调不同。该派也没有标音字。

（3）白沙派：白沙是木氏土司发祥地，属古氏族“叶”支，是古代通安州之地。白沙派东巴分布在丽江坝，主要在五个片：一为白沙，相传出过大东巴“久知老”，和诚也很出名；二为文笔、长水片，有和酒泉、桑尼才等大东巴；三为贵峰、良美片，有著名东巴和文灿；四为五台片，有著名东巴和士贵、和芳等；五为大研镇，比较著名的东巴有和风书等。丽江坝因经济文化发展水平较其他地区高，因而东巴经类别和数目多，也有标音文字，绘画水平比较高，舞蹈也很发达，而且还出过一些有学问的东巴，如和酒泉研究象形字和标音字，和宗道、和士贵、和芳等帮助学者翻译和研究东巴经。

（4）太安鲁甸派：太安汝南化村是著名的东巴之乡，村后也有一个“什罗灵洞”，出现过著名东巴康爸才、青爸严。鲁甸纳喜人传说是从太安迁过去的，东巴也学自太安，那里“借威灵”仪式也请康爸才去主持。塔城依陇等

① 李霖灿：《么些经典的版本》，载《么些研究论集》，台湾故宫博物院1984年版，第110页。

② 和志武、郭大烈：《东巴教的派系和现状》，载《东巴文化论集》，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2—43页。